

懷念善牧忠僕的典範吳勇長老

驚聞素為眾教會所景仰敬愛的吳勇長老於二千零五年一月九日蒙主召返天家的消息，心中思緒起伏，久久不能平息。

我獨自靜坐書房，腦海中浮現出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把我帶回三十五年前的記憶裏。那時我剛在大學期間信主不久，參加台北許昌街團契聚會，後來遷堂到林森南路。短短的二、三年中，吳長老講的道，對我初信幼嫩的心靈的啟蒙與教導，影響深遠。除了擅長靈意解經以外，他講道時習慣用右手指頭在桌面或左手掌上畫字的動作，特有的口音和重複的語句，以及雄壯宏量的歌聲，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一九八一年我來美國讀書，曾兩次邀請吳長老來學校的查經班培靈和佈道，每次他都早在幾個月前就來信確認講道的日期，詢問聚會細節。他如此看重講道事奉，認真、細心、周到的態度，表露無遺。

一九八七年秋，我回應神的呼召，離開工作，前往明尼蘇達州進修神學。同年底的中西部冬令會，我是籌備同工之一，培靈會講員正是吳長老。他得知我正在作全職事奉的裝備時，心中高興。在晚堂培靈會後找我和內人到他的寢室談話，勉勵我們每天要和太陽賽跑，抓住時間殷勤讀經禱告，直到「讀通了，禱告透了」才可放過。待人要謙虛寬和，但不仗求或依賴任何人。凡事憑信心直接向神祈求，完全仰望主勝過所有困難，供應一切需要，倚靠聖靈能力，忠心走服事的道路。當談到因生活的清苦而使兒女們受委屈時，也曾含淚哽咽一時語塞。另外還提醒我們要完全清楚明白聖靈、教會、和主再來等真理，最後特別為我們按手禱告。那晚，他忘記身體的疲倦，將他數十年服事神的經驗，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傾囊相授，直到午夜時分才道別休息。

神學院畢業後，我旋即應聘到休士頓牧會，曾寫信向吳長老報告此事，不久就收到回信。他在信中提到「我們知道得太晚，不然就要叫您歸隊，回到教會來一同配搭，但不是在台灣，而是我們新設立在洛山磯的教會」的一段話，讀來令人窩心感動！他一直盼望來看望我們，無奈他每次來美的行程總是滿檔，始終未能如願，他還為此來信致歉呢。此後聞知吳長老身體違和，精神體力日衰，推辭許多外出講道的邀約，我也因事奉忙碌，始終沒有親身臨場聆聽他講道的機會。

再次展讀吳長老寫給我的幾封信函，手跡猶溫，墨瀋未乾，他那殷勤忠心事奉神的見證，不仗不求、無貪無慾的美德風範，忠誠、謙和、寬厚的音容形貌，仍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思及當年他對我的諄諄訓誨和提攜賞愛的美意，衷心感念不盡；為自己無能謹守他的教誨，達成他的期望，內心深感愧疚；更為失去向他學習事奉的福氣，心中難掩一股無法彌補的遺憾。

善牧忠僕終須息了地上的勞苦歸返天家，但「為人極其謙和，又在神的全家盡忠」的典型風範，將長留吾人心底。敬愛的吳長老，好好安歇吧，天家再見！

(作者：謝建邦 1/2005)